

01

| 獨特的日本文化 |



號稱“萬世一系”的日本

中國自漢朝迄今 2000 多年的歷史上，中央政權不定期“崩塌”是一種常態。漢朝之後的中國王朝長則兩三百年，短則五年十年，就會覆滅。這種改朝換代的現象逐漸被國人普遍接受，認為朝代更替乃是一種必然規律。

但對於中國的鄰國日本，這個國土面積 37.8 萬平方公里，只有中國二十五分之一大小的國家來說，情況卻大不一樣。中國常改朝換代，日本卻一次也沒發生過。日本宣稱自己的國家是“萬世一系”，因為從公元前 5 世紀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算起，至今已經超過 2500 年，當今的德仁天皇已經是第 126 代了，期間天皇的傳承一直沒有中斷過。

可以說，在中國和在日本對皇帝的看法也是完全不一樣的。今天的中國人一般會認為君王也是普通的人，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日本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卻是把天皇當作神來看待的。日語中稱皇室中的人為高高在天上的“雲上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才能繼承皇位。天皇是絕對不可侵犯的，天皇是神聖的代表。¹ 日本民族對“萬世一系”這一點感到很自負，他們說天皇作為神的後裔，其本身就是整個日本的中心。同時也對外宣稱日本民族即“大和民族”乃“神選民族”，日本國是非同尋常的國度，有八百萬神支撐。

蒙古軍隊在日本折戟沉沙

13 世紀佔領整個中原，並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由於日本的不肯臣服，曾兩次入侵日本。但在日本的戰事卻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樣順利。根據沒有太多利害關係的朝鮮人的記載，蒙古人對日本的這兩次入侵，都經歷了非常慘烈的戰鬥。如果說公元 1274 年，共兩萬五千人的蒙古遠征軍，同岸上的日本人基本打成一個平手的話，那麼公元 1281 年，對日本的第二次入侵，卻變成了蒙古人的災難。這次作戰，蒙古帝國據說出動了二十萬大軍，分別乘坐大小船舶近五千艘而來。開始登陸作戰後，以武士為核心的日本軍隊依靠新建立的一道石牆為掩護進行防守，並不斷伺機組織反衝鋒。激烈的戰鬥持續了 50 多天，蒙古人儘管損失超過三分之一，幾名高級指揮官也相繼陣亡，但依然不能突破石牆。第一次遠征，蒙古人基本全身而退，但這次蒙古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陸戰一個多月後，日本各地的增援部隊集聚到戰場，日本人開始從陸地和海上一起，對

1 引自《菊與刀》第 36 頁，【美】本尼迪克特著，新世界出版社，2011 年 3 月第 2 版。

疲乏的蒙古軍進行反攻。蒙古軍的船隻在四天之內基本被毀，蒙古高層軍官乘艦隊殘存的幾艘船逃離，其他殘留在陸地上的十萬軍隊被日本人全部殲滅。

一些人認為蒙古軍船隻的被毀來自於被稱為“神風”的颶風的襲擊，另外一部分學者則認為，蒙古人的失敗是由於日本開始了他們的海上攻勢，在黑夜的掩護下，他們駕駛着無數靈活的小舟靠近敵船，將火把扔到了蒙古軍的大船之上，大火蔓延，敵軍大敗。

美國黑艦隊到達時的日本

如果說 19 世紀是西方開始直接蹂躪中國的話，同樣的描述用於日本也是準確的。比起科技等各方面較為進步的西方國家，當時的日本就像是一個小漁村。

伴隨着美國對墨西哥戰爭的勝利，位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堅共和國，開始可以從其西海岸派遣商船到達東方。儘管美國最期待與東方的大國——中國開展貿易，不過日本地處美國通往中國航路的東側，自然也是商業往來的對象。

1853 年，美軍司令官培里帶着他的 4 艘軍艦來到了日本的港口，耀武揚威之後，逼迫日本官員接受所謂的國書，要求與日本通商。當時日本正處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之下，幾百年來都奉行鎖國政策，只與中國、朝鮮、荷蘭三個國家通過唯一的地點——長崎港來進行貿易，處在幾乎對世界的進步一無所知的狀態。因此，當看到 4 艘黑色軍艦進入港口，幾十門大炮瞄準陸地的時候，日本人可謂是又吃驚，又擔心。吃驚的是，對方有排水量達到 2650 噸的大艦，這種蒸汽船還完全不需要風力就能行動，而日本全國最大的運輸船排水量也就是 100 噸左右；擔心的是，如果一旦與這 4 艘艦開戰，即使把日本全國的船隻都聚集過來也都敵不過對方的一艘小艦。可

見當時日本的工業幾乎為零。

同時，此刻，儘管有天皇存在，但真正執掌日本大權的是德川幕府將軍，各種勢力山頭林立，幕府將軍作為大諸侯統領着幾十個小諸侯。小諸侯之間也各有心思，危機隱伏。

人們不解日本在西方壓力之下的迅速凝聚

無力抗拒的日本，在 1858 年與美國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這是日本從建國之後第一次遭受侵略，並不得不屈服，對於日本人來說自然十分屈辱。

1863 年，日本兩個最強大的小諸侯長州藩和薩摩藩，分別對西方開戰，這就是下關戰爭和薩英戰爭，但這兩戰都以日本的失利而告終。面對戰場上的失敗，日本以武士為代表的精英們意識到，只有凝聚國家才能抗衡西方。當時響徹日本的口號是“尊王攘夷”，即“恢弘往昔”“王政復古”，也就是說要通過恢復天皇權威，恢復遠古制度來治理國家。但要實現“尊王”，掌握着軍政實權的將軍應該如何定位，這是對當時的實際統治者——幕府將軍的直接挑戰，當時日本可以說是處在爆發大規模內戰的邊緣。但讓世界沒想到的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刻，德川慶喜將軍反省德川幕府三百年的統治之後，毅然決然地主動決定將“大政奉還”給剛剛繼位的 16 歲的明治天皇，一致對外，從而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避免了大規模流血鬥爭。此後，各個大小諸侯們也陸續交出了祖祖輩輩的封地。儘管過程中有些小插曲，但日本人可以為國家主動交出權力和封地的舉動還是震動了世界，如此的行為無疑是很難做到的。

將軍奉還大政之後，日本開始以明治天皇為核心，社會的方方面面融匯成了一個堅固的整體，作出的都是上下一致的行動。之後展開的明治維新，調動了可以調動的一切力量建設日本。

讓西方大跌眼鏡的日俄戰爭

明治天皇於公元 1868 年繼位，經過明治維新，日本國力得到迅速增強。20 多年後的 1894 年，日清戰爭爆發。三千萬人口的日本對上四億人口的大清國，不僅在海戰中擊敗了號稱世界第六的清朝北洋水師，同時在陸路上也連連得勝，佔領平壤，並越過鴨綠江。

短短幾十年，日本就從一個“蕞爾小國”壯大到足以與原來的“上邦”中國抗衡，崛起之快令世界震驚。但更叫人矚目的是，1905 年，日軍渡海進軍中國東北，在人數較少的情況下，對戰當時號稱擁有世界最強大陸軍的沙皇俄國，且最終獲得了勝利。戰爭異常慘烈，焦點之一是爭奪旅順口要塞——這是沙俄經營多年的海陸永固型堡壘。在攻擊旅順口的戰鬥中，僅僅為了拿下一個海拔 203 米的高地，在俄羅斯無數重機槍的掃射下，前仆後繼的日軍就有一萬多人陣亡，日軍主帥乃木希典兩個兒子也都在衝鋒中戰死。付出了慘烈的犧牲之後，日本陸軍最終攻破了旅順口，之後又將人數佔優勢的俄羅斯人趕到了哈爾濱一線，並佔領了庫頁島。在海上，由東鄉平八郎擔任主帥的日本海軍，也在海戰中全殲趕來增援的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

此戰中，最無奈的可以說是大清帝國，這是一場外來者在大清國土上展開的爭奪戰。日本人常常宣揚，這是黃種民族徹底戰勝西方世界的首次戰例。從中，日本軍人那種甘為肉彈的犧牲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世界的眼球。

歷史上日本飛速的學習能力

讓世界矚目的，除去日本士兵的“勇”之外，另外一點就是日本超強的學習能力。

在 1543 年，發生了一件對日本來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幾位在海上失事的葡萄牙人漂流到日本的種子島，他們隨身攜帶的威力比起弓弩強大很多的火槍（日本稱為鳥銃），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據西方傳教士的記載，日本之後馬上開始學習製造火槍，沒過多少年，僅僅在大阪的本願寺竟已經有火槍八千支，一萬多人會使用火槍。在鳥銃傳到種子島的 32 年後的 1575 年，織田信長麾下使用火槍的部隊，竟在長篠之戰中將武田家一直在日本戰場戰無不勝的重裝騎兵隊全部射殺，可見當時日本製造的火槍已經具有了非凡的殺傷力。

1592 年，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第一次出兵朝鮮，次年距離葡萄牙人到達，也就是鳥銃傳入日本的時間，正好是 49 年。戰場上，日本鳥銃隊的精銳，給對戰的明朝軍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鮮之戰後，中國明朝的軍隊才開始建立自己的火槍隊，而此刻距離火槍傳入中國則已有 78 年，而中國火槍的使用反倒落後於日本。

在 1635 年前後的日本貿易品清單上，記載着槍彈 11696 發。但人們吃驚地發現，這些槍彈不是日本的進口物品，而是出口物品。也就是說，自種子島葡萄牙火槍傳入還不到百年，日本就已經成為了火槍彈藥的出口國。除武器以外，煙草也在出口清單上，日本在吸煙的習慣傳入不久，就開始出口煙草了。日本非凡的學習能力，可見一斑。

迅速崛起的日本棉紡業和生絲業

看看棉紡業，日本最早的現代棉紡業工廠於明治十五年（1883）建成，3 年後，建立了完全依照英國模式的大規模的棉紡公司。然而 40 年以後，也就是大正末年，日本就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棉製品出口國，作為日本棉紡業大本營的大阪，超過曾經是世界棉紡業中心

的英國曼徹斯特，成為棉紡業的國際中心都市。

絲織業方面，日本在明治初年引進了現代製絲技術，明治五年（1873）建成富岡示範工廠，該廠從內到外，毫厘不爽地模仿法國，不僅是機械設備、設計圖案，甚至連廠房的一磚一石、桌椅等物都是從法國直接進口的，並且僱用了十幾名法國技術指導，日本工人也是亦步亦趨地跟着學。到了明治末年，日本的生絲產量就趕上了法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絲出口國之一。

技術的本質，在於它的精微巧妙。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發明、使用者毫無私利地投入。西方技術能夠如此快速地在日本各領域被應用，那是因為無論什麼東西，日本人只要知道對國家“有用”，就會迅速採用，他們十分熱心於此。而在中國清末時期，西歐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時代，中國人又如何呢？中國人即使知道一些西方技術對國家“有用”，但對自己的升遷和荷包“沒用”的情況下，就不會輕易採用。中國派往西方的留學生與日本留學生表現也不大一樣，多數中國留學生更留心個人前途發展，而不能全心全意地為國家服務。中國比日本先嘗到鴉片戰爭的苦頭，但在採用西方近代技術上卻落後於日本。從這一點來看，不得不承認兩國民族性格存在差異。

日本造船業的迅速提升

在 1853 年，美國培里司令官率領 4 艘軍艦到達日本的時候，日本最大的船隻也就是 100 多噸的排水量，是還需要藉助風力航行的運輸船。在培里叩關 3 個月後，日本廢除掉了延續兩百多年的“大船建造禁止令”。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得到了迅猛增長，除了棉紡、生絲等行業迅速發展之外，造船業的發展也是日新月異。

1854年，日本開始嘗試造軍艦，但第一艘花掉大量外匯的船剛一下水，就已經歪歪斜斜了。之後由於一艘俄國戰艦的沉沒，俄國人在日本建了一個造船廠，正是這個船廠奠定了日本造船業崛起的基礎。在明治天皇登基之前，日本已經有戰艦 28 艘，其中 26 艘是從荷蘭、英國、美國購買，另外的兩艘“千代田形”和“先登丸”則是日本製造。日本雖然只有兩艘自己獨立製造的蒸汽船，但這卻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因為汽船從設計到製造包括鋼鐵、冶鐵等多樣近代工業所需技術，以及大量的工業人才和從業人員。日本有能力自己造船，說明它的工業實力已經大為長進。這兩艘船，象徵日本造船業邁開了從帆船到蒸汽船的一大步。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由工部省監理造船寮牽頭，推動現代造船業的興起。儘管先後建立的幾個船廠無法製造大型艦隻，但完全可以勝任小船的製造和對大船的維修工作，為日本造船業的進一步興起打下基礎。

建造世界上首艘航母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海軍使用的主力戰艦還都是從西方訂購的，而短短五六年後，它就走上了自信建造大型戰艦的道路。“薩摩”級就是日本建造的第一款大型戰列艦，該型艦共建造 2 艘，兩艦之間雖有不少差異，但仍被視作同級。“薩摩”建造的時候準備採用全重型火炮設計，後來由於財力不足，無法從英國進口足夠數量的 305 毫米主炮，混裝了 254 毫米炮。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符合無畏艦的標準，仍然屬於前無畏艦。首艦“薩摩”號竣工時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戰列艦，然而這時候英國已經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無畏艦，所以“薩摩”級一問世就落後了。

1918年1月15日，英國皇家海軍開工建造“競技神”號航空

母艦。這是從一開始就作為航母設計的戰艦。獲悉此消息，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日本，馬上意識到建造世界上第一艘航母具有確立其海軍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意義，隨即日本海軍“八六艦隊案”便通過了航母的建造預算規劃，原本的航母建造計劃是以特務艦名義增建，暫定船名第七號特務船水上飛機母艦，初期規劃艦名為“龍飛”，後定名“鳳翔”。1919年12月16日，日本海軍在淺野造船廠和鶴見造船所，在西方森皮爾顧問團的協助下，在原海軍支援艦的艦體基礎上進行再設計，同時為了學習艦上降落技術，三菱重工還協助日本海軍，僱用英國皇家空軍退役將官傳授經驗。為了趕在“競技神”號航母之前完成，船廠的工人們夜以繼日、緊鑼密鼓地施工。終於，1922年12月，日本“鳳翔”號航母趕在英國“競技神”號前竣工。

海軍規模一度獨步全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海軍位居世界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海軍總噸位為119萬噸，共236艘艦艇，含10艘戰列艦、10艘航母、輕重巡洋艦38艘，同時還擁有大量的驅逐艦和獨特的潛水母艦。而當時的美國海軍總噸位達到143萬噸，1939年英國海軍總噸位為137萬噸。1941年日本參戰後，整個戰爭期間戰艦擁有數量高達630多艘，總噸位達到了193萬噸，擁有的航母也比美國多，一共10艘。從這個數字來說，日本當時擁有按噸位計算的世界最大規模的海軍力量。

除噸位之外，日本海軍的艦隻從設計到製造，都體現出超乎一般的科技性。其中比較著名的“大和”號和“武藏”號戰列艦，是滿載排水量達到72000噸，內含大量高科技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為了建造“大和”號，除了採用當時最為先進的技術外，

還運用了各種創新性的設計，包括在這艘戰列艦上配備高壓蒸汽輪機，並佈置口徑 460 毫米的火炮。其中，光是船用蒸汽式輪機與高壓重油鍋爐的生產，技術上就能難倒絕大部分國家，更別說它全身的防護裝甲和艦身重要部位需要能夠承受同體積火炮襲擊所需要的技術難度了。在重巡洋艦方面，日本在當時也有着相對其他國家壓倒性的技術優勢。日本的魚雷也是又快又準，射程可以達到 40 里，超出美國、英國魚雷 15 里、20 里射程至少一倍。

可見日本不僅僅有學習能力，更是具有科技創新能力。

絕不投降的日本兵讓美國人吃驚

無論是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美戰場上，日本的諸多表現是讓很多西方國家驚詫的，其中一點，就是絕大部分日本兵寧死也不投降。露絲·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與刀》中寫道：“西方任何軍隊在盡了最大的努力，而面臨寡不敵眾、毫無希望時，便向敵軍投降……然而，日本人對此則不同。榮譽就是戰鬥到死。在絕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進行自殺或者是赤手空拳衝入敵陣，進行集體自殺式的進攻，但決不應投降。”“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為 142 比 17166，也就是 1 比 120。而且，這 142 名被俘者中，除少數以外，在被俘時都已負傷或已昏迷。一個人單獨或兩三個人一起來‘投降’的就更少了。在西方國家的軍隊中，陣亡者如果達到全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時，該部隊罕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 4 比 1。而在霍蘭迪亞（Hollandia），日軍第一次大規模投降，其比率為 1 比 5，這與北緬的 1 比 120 已經是巨大的進步